

季节风景

最美是秋天

□ 管艳艳

我最喜欢秋天。秋天，天高气爽，风轻云淡。秋风渐起，落叶缤纷，雨露滋润，滴露成霜，层林尽染，红绿掩映，一片斑斓。秋天，正是各种农作物成熟的时候。小河边，葱葱稻田不知何时已遍染秋黄，西风渐起，金灿灿的稻穗随风摇曳，翩跹起舞，仿佛在争相向农人们报告丰收到来的讯息。田野上，一株株玉米重重叠叠，整齐划一，昂首挺胸，精神抖擞，放眼望去，横成排竖成列，犹如等待检阅的士兵，精神饱满，意气风发，成熟稳重，昭示着丰收，满载着希望。远处，沉甸甸的谷子挤挤挨挨相依相拥，高高兴兴簇拥着在一起。谷穗弯弯，含情脉

脉，俯首低眉，默默地投向大地母亲的怀抱，仿佛在虔诚地向大地母亲表达由衷的感激之情。田野里，人影绰绰，人头攒动，一片繁忙景象。家家户户，男女老少齐上阵，到处是劳动的身影，到处是欢乐的人群。稻田里，年轻的小伙子们头戴草帽，肩搭毛巾，俯身弯腰，在稻田里穿梭，银镰飞舞，所到之处齐刷刷留下一大片，地上顿时一片橙黄，如同给大地铺上金灿灿的锦缎。女人们跟在后面，麻利地把稻穗抱在一块儿，均匀地分堆、打结、捆扎；老人孩子三五成群，跟在后面拾稻穗，一边拾，一边说说笑笑。大家你不让我，我不让你，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。一个个身先士卒，脚蹬劲头儿加油干。尽管秋风飒

飒，但人们依然汗流满面，湿透衣襟。手捧金灿灿的稻穗，一天的劳累顿时烟消云散，人们笑逐颜开。天上阳光普照，空中蝴蝶翻飞，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。春华秋实，秋天是孩子们的最爱。秋日里，孩子们游走于田间地头，随处都能找到自己所爱。田野上，东边挖几捧花生剥开吃，鲜嫩嫩，香喷喷；西边刨几块红薯尝一尝，甜丝丝，脆生生。果园里，孩子们上蹿下跳，一会儿爬到树上摘梨子，一会儿趴在葡萄架下吃葡萄。小伙伴们围在一起，你吃一口，我咬一口，尽饱口腹之欲，一个个小肚子撑得圆圆的，鼓鼓的。吃饱喝足，不忘顺手摘把大红枣塞在口袋里，一溜烟跑去逮蚂蚱，捉蜻蜓，孩子们喊着叫着，撒着欢儿，在田野间疯跑着，连蹦带跳，欢声笑语。夕阳西下，人们开始收拾行装，肩挑背扛，匆匆忙忙，把稻谷装上小拉车，上好绳索，勒紧捆住，拉着小车回家。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耳边虫鸣声声，落日余晖，霞光灿灿，笑容挂在脸上，漾在眉梢……

性情写作

重阳节的礼物

□ 书芸

去年重阳节，我特意老妈准备了一个惊喜——云台。云台是一种固定手机、相机、摄像机的支撑设备，可以任意旋转。然而，当我笑嘻嘻地把云台递到老妈面前时，她却瞪大眼睛，非常不满地说：“这么贵的东西，怎么能随便买？你现在还有房贷呢，经济不宽裕，没必要要花的钱一定不能乱花！”说着，她催我赶紧退货。其实，我之所以买云台，源于老妈说：“李阿姨拍抖音，对着支架又唱又跳，看着比自拍杆方便多了，听说也不贵。”话里话外，很羡慕对方有了“新装备”。我说：“想要拍摄效果好，设备不能少，给你也网购一台吧！”老妈一听，连连摆手，“我就随便玩一下，没必要花那个钱。”

当时，老妈没当回事，我却暗暗记在心里。打算趁着重阳节，送云台给老妈作礼物！没想到，快递到家，老妈竟然让“拒收”。我心里一阵失落，拉着她的胳膊，腆着脸游说：“老妈，这是我用稿费‘换’的云台。你看，我的工资还一分都没花呢！”说着，我把手机银行打开，递给了她看。

老妈一听，有些迟疑地接过手机，戴着老花镜，仔细看了看，我的工资余额的确一分不少。她脸上的表情渐渐缓和，她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好吧，我知道你孝顺，那我就收下了。不过你得答应我，以后不要再乱花钱了。”我高兴地点点头，心里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好好孝顺老妈，让她在晚年过上幸福的生活。

云台能自动追踪拍摄对象，还可以智能美颜，喜欢唱歌的老妈拍出的视频更加完美。从此，老妈每天对着云台唱歌，在抖音上分享自己的生活，让更多的人看到她的快乐。甚至还有老姐妹找她切磋技巧，老妈逢人便自豪地说：“这是我女儿买的，真的太好用了！”在她的带动下，几个老太太像上班一样，每天准时相约一起拍抖音，玩得亦乐乎。

老妈还成了我们家族的“明星”，有空大家都去她的抖音点赞。老妈看到后，高兴极了。姐姐在群里和老妈开玩笑说：“好好唱，争取上星光大道！”老妈很有自知之明，开心地说：“我老了，不能闲着，要给自己找点事做，脑子不活动，时间长了会痴呆。”为了让老妈高兴，我们都成了老妈的粉丝，俨然是老妈的“点赞天团”。老妈看到大家点赞的小红心，拍视频的劲头更足了……

当我看到老妈的视频受到大家的喜爱，我都会心生感慨：原来，只要用心去关爱父母，用科技加持孝心，平凡人的生活也能变得如此美好。

文坛短讯

樊健军百花文学奖获奖作品座谈会召开

本报讯（记者 桂圆丽）10月10日，樊健军《通往天堂的夜航船》荣获第二十届百花文学奖座谈会举行，为樊健军颁发文学创作“突出贡献奖”荣誉证书。

据了解，第三届“百花文艺周”暨第二十届百花文学奖颁奖典礼系列活动于9月19日在天津举行。我县作家樊健军凭借《通往天堂的夜航船》荣获百花文学奖中篇小说奖。

座谈会上，樊健军介绍作品并发表获奖感言，与会文艺评论家、作家代表从不同视角赏析《通往天堂的夜航船》，畅谈感受。

樊健军先后在《收获》《人民文学》《当代》等70余家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160余部，30余部小说被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《中华文学选刊》等选刊转载，10余次入选中国作协《小说选刊》等选编的年度选本；著有长篇小说《诛仙》《桃花庵》和多部小说集，曾获首届汪曾祺华语小说奖、第二届林语堂文学奖，第二十九届梁斌小说奖中篇小说奖、江西省谷雨文学奖、江西省优秀长篇小说奖、《飞天》第二届十年文学奖、《星火》优秀小说奖、《青岛文学》第一届海鸥文学奖、江西省作协“天勤杯”2021年度优秀小说奖等；先后10余次获得中国作协、省文联、省作协、省文化艺术基金等主办的重点项目。樊健军是九江市第七批“双百双千”学术学科带头人，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高级研修班学员，江西省文联滕王阁文学院第四届特聘作家。

我说：“吃过了，不吃了。”屋里突然陷入了莫名的安静。父亲一把拉过我，仔细打量，“真没事吧？”我说：“真没事。”父亲推出自行车来，要送我回学校。我愣住了，泪水从眼眶里拼命向外涌，滴滴答答，敲击着地板。母亲拉着我的手，小声试问父亲：“儿子好不容易回来，走了10里的夜路，都累坏了，要不明早再送他去吧？”

父亲严厉地瞪了母亲一眼，语气强硬地说：“不行，他擅自离校，就是逃兵！”母亲没有再坚持，默默包了些瓜子和水果糖，把我送到门外。

一路上，我静静地坐在车后，父亲用力蹬着车，雪白的月光照着大地，也照着父亲微弯的脊梁，他原本一头乌发也变得雪白。那一刻，我仿佛看见了老去的父亲，我突然用力抱紧了父亲，把头贴在了他的脊背上，或许是因为这一久违的亲昵，也可能是我的泪水刺透了父亲的衣衫，这让父亲一怔，侧头问我：“儿子，是怪爸爸送你回学校吗？怎么哭了？马上就要18岁了，该懂事了，凡事不能由着自己性子来。”

我没有回答父亲的话，只是用力贴着他的脊背点着头。回到学校，父亲为了不让老师过于责备我，一次又一次向老师道歉，说家中有急事，是他擅自接走了我。至今为止，这是第一次见到为人赤诚的父亲说谎。

秋的诗行

秋意渐浓
寂寞了
蛙声和蝉鸣
芦花摇曳
颤动
秋日的情怀

凉爽的秋风
催促草木轮回
苍茫的天空
回荡着声声雁鸣
秋日的旷野
满是寥落的痕迹

季节的辗转
转眼
就会秋去冬来
我的心中
依然跳跃着
秋的诗行

题图：张成林
题字：王伟林
配诗：耿庆鲁



山谷风

往事难忘
在我家屋后的鹰山山腰间，有一孔泉眼。泉眼不大，挂在黄土壁上。冷冽甘甜的泉水汇集成小溪，跳过岩石，流下峡谷，叮叮咚咚流过我家门。童年的我们，喜欢坐在溪边的石头上，看云卷云舒，看鸟雀飞落，看花木起伏。每个黄昏和清晨，我们都在溪水的吟唱声里入梦和醒来。

童年
杨廷丰
春天，长满青草的溪岸，点缀着火红的映山红、或黄或白的金银花。农家人把果树、瓜秧栽在岸边，雪白的梨花、粉红的桃花，如云似雾。暖风徐徐吹过，花瓣缤纷如雨，追随流水而去。这时候，我们提了竹篮，来到小溪边割水芹菜、艾草，拔烟竹笋、野蒜，挖鱼腥草、木香。这些寻常野菜和中药，是农家人的珍宝。

夏天，我们上山砍柴，总会放下担子到溪边歇息，洗脸、喝水、磨镰刀。有时，几个小伙伴你扛铁锹，我带袋子，选好地段，搬石头刨泥沙，拦住溪水，堵个“小水库”，与小伙伴们一起，在溪边戏水。

秋天，我们到溪边摘草珠子，用针线串成好看的手链，套在手腕上晃荡。小溪上面的瓜棚躺满了黄南瓜、白冬瓜时，板栗也就成熟了。抢在树主人之前，抢在小伙伴之前，抢在储备冬粮的老鼠之前，一大早起来，到草里、溪水里找寻栗子，就是这段时间我们最重要的功课。溪里的螃蟹正肥，我们端盆提桶，从下游一直往上，搬开石头找寻。藏匿在石块下的螃蟹没有了遮盖物，慌忙奔逃。我们瞅准时机，眼疾手快地从后面按住螃蟹，任它张开大钳子在前面挥舞。我们捉小青虾，捉红鲫鱼，捉土褐色带有黑斑点的泥鳅，捉水蛇一般滑溜溜的黄鳝。运气好的时候，我们还能逮到下大雨时从池塘里偷溜出来的青脊背、红尾巴的鲤鱼。大人们忙着秋收，将洗薯桶、刨薯机扛到溪边，洗红薯、刨红薯、洗薯丝，为了趁着好天气把薯丝铺上架，他们往往要忙到深夜。

冬天，溪岸落满树叶，枯草尽倒。白雪覆盖、冰凌倒挂的小溪，兀自缓缓流淌，像一位历经沧桑的长者向我们讲述一个远古的传说。晴朗的日子里，我们偶尔能看到足蹬长筒靴、腰缠网丝袋的陌生汉子逆水而来，凭借一根看上去普普通通的铁嘴木棍，轻而易举地捕获冬眠在泥沙里、洞穴里的乌鱼、甲鱼……

可爱的小溪，陪伴我们整个童年时光，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。

如今，小溪源头处砌起了水井，山泉经连通水井的水管流进山下的家家户户。女人不再到溪边淘米洗菜、洗刷衣物，干完农活回来的男人不再到溪边洗脸洗脚、清洗农具，老人不再到溪边饮牛饮羊、放牧鸡鸭，小溪里也看不到挽起裤角、逐鱼捉虾的孩子了，可小溪那悦耳动听的流水声却经常回荡在我的梦里。

小荷尖尖

狸花

□ 散原中学八(2)班 方嘉怡

新家的楼侧有一段水管，一只猫顺着水管爬进了五楼的厨房，然后叼着什么逃走了。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。

记得那是暑假的一个中午，老爸所在工厂的五楼食堂老是传来猫叫声，老爸调来监控，发现是一只总来蹭饭的狸花。我的兴致来了，蹲守在食堂，待它出现，一把抓住了那只“蹭饭大盗”，然后请爸爸用绳子把它拴住了。

这是一只“不修边幅”的狸花，毛乱乱的，好似三个月没洗过澡，看着让人怜惜。我想帮它理一下毛发，它却用一双圆溜溜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，我不知道怎么办，也直勾勾地盯着它。狸花开始呲牙咧嘴地挣扎叫唤，我试着上前安抚，不料，它用脏兮兮的爪子给了我一掌，差点划伤我的手。幸好老爸在旁边，及时将我与我分开。老爸怕会伤到我，放走了那只猫，说总有一个好心人会带走它的。我有点担

感受亲情

那一夜的月光

□ 王松

读高三那年，父母让我住校学习。有一晚，熄灯之后，我在床上辗转反侧。可能是学习过于单调，压力又大的原因，突然有一个念头冒了出来——我要回家。

那时候，我家离学校大约10里路，学校刚建好，四周是一片荒草从生的土地。白天路过时，曾隐约见过地里的一个坟头，我有种毛骨悚然、后背发凉的感觉，还曾因为它时常做噩梦，但这并不能阻挡我回家。

我蹑手蹑脚贴着墙根溜到自行车棚，轻轻推出自行车。胆战心惊地来到校门口，发现校门紧锁着，我把车推到围墙边，站在车后架上，艰难爬上高高的院墙，趴在墙脊上，缓缓滑到墙外。站稳脚跟，我一边擦拭额头上的汗水，一边抖落身上的灰尘。寂静的夏夜，蛙叫与蝉鸣此起彼伏，在白色的月光下，万物都被披上了一层白纱，泛着微微的光亮。

月光之下，我带着从未有过的轻松和喜悦，向着家的方向奔跑。路过那片令我恐惧的荒地时，我直视前方，心中想着温馨的家，可手心还是不停出汗，一只青蛙突然在我面前跃起，吓得我惊叫了一声加速向前跑去。终于到家了，我轻叩家门，在寂静的楼道里，我听到房内有响动，也听到母亲睡意浓浓地说：“是不是孩子回来了？我真的想他了。”

父亲答：“应该不是吧，可能是下夜班的人，现在都过了12点，公交车早就不通车了，学校那么远，儿子胆子那么小，怎么可能回来啊！”

我在门外边听边哭，抽泣着从心底挤出一声：“妈”。这一声落下，我听到屋子里发出“叮叮当当”的响声，父母从屋里跑出来，他们都赤着脚，父亲微微皱着眉，在他们身后是被撞翻的餐桌，我的泪水涌了一脸。

母亲温和地问我：“在学校受欺负了？怎么这么晚了还往家里跑。”

父亲说：“孩子回来了，去做饭吧。”

诗歌在线

花鸟之都

□ 刘仁旺

树林里有很多的鸟儿
来自不同的地域
口音也自然不一样
有团聚的欢呼声
也有身处闹市孤独的鸣叫

鸟的眼睛雪亮
能洞察猛兽的举动
有时会装成没看见的样子
镇定在光秃的枝头
像一片老去的树叶

秋风摇摇晃晃起来
乌云挡住巨兽的视线
烟尘将它的身体淹没
看不见旷野上的大马
定格在一个狭小的空间

鸟在朝着大海的方向
伸出翅膀 视野里
有着被尘埃包绕的渺小事物
在黑夜里消失

在一个有梦的地方
开始与狂风竞技
成群的鸟飞过山川 草原
观海浪献给世界的花朵